



重读加缪

黄晞耘 著



NLIC 2970697274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重读加缪

黄晞耘 著



NLIC 2970697274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加缪/黄晞耘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重温法兰西心灵)

ISBN 978 - 7 - 100 - 07443 - 8

I. 重… II. ①黄… III. ①加缪, A.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5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重读加缪

黄晞耘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443 - 8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 20.00 元

目录

绪论 重识加缪 …… 1

加缪与阿尔及利亚 …… 7

真正的祖国 …… 10

阳光、大海与青春 …… 28

文学之根 …… 36

人间信仰 …… 53

在上帝与虚无之间 …… 55

爱这个世界 …… 68

思想者加缪 …… 95

关于极权的历史反思 …… 97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 109

艺术家的阳光与阴影 119

从荒诞到反抗 121

一切并非都是允许的 138

孤独者的向往 149

知识界的精神折射 175

一个族群的史诗 185

结语 现代性终结后的人道主义 199

附录一 加缪名言录 205

附录二 加缪年谱 227

参考书目 237

绪论

重识加缪

阿尔贝·加缪离开他所热爱的这个世界已经50年了。1960年1月4日他因车祸去世时年仅46岁。在此之前三年，未满44岁的他已经成为了继吉卜林之后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出生在阿尔及尔贫民区的穷孩子，这个不到一岁就失去了父亲的战争孤儿，这个母亲是文盲和女佣、舅舅是制桶工人的法国下层移民的后代，在投身文学创作的短短25年后，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缪在20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就文学的独创性贡献而言，他的小说《局外人》、《鼠疫》、《堕落》、《流亡与王国》（中篇集）、《第一人》，随笔集《反与正》、《婚礼集》，戏剧《卡利古拉》、《正义者》都是极富特色的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质量。

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在20世纪40—50年代法国乃至欧洲知识界盲目混乱的整体环境中，加缪和汉娜·阿伦特、乔治·奥威尔一样，是少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了加缪思想的正确性。无论在对待现代虚无主义问题上，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上，在对待苏联体制和极权主义问题上，在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与恐怖主义问

题上，他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远见卓识以及坚持真理的道德勇气，都超越于同时代那些屈从于乃至盲目鼓吹各种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之上。

无论所处环境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如何变化，无论左翼或右翼意识形态的力量如何强大，加缪都从未迷失方向，而是保持着思想上的独立判断，保持着对真理本身的追求，正是这种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或意识形态的自由独立思想者的精神，使他受到来自左右翼的攻击并倍感孤独，但也正是这种思想上自由独立、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他赢得了诺贝尔奖授奖辞中对其“阐明了人类良心当今所面临的问题”而作出的赞扬，而且使他直到今天对于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而当年那些以真理自居的各种偏激的意识形态，则早已被历史所遗忘。

在法国《文学杂志》第453期（2006年5月加缪专号）的编者前言中，主编让-路易·于对加缪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对真理的激情，与同时代人虚伪的盲目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关于苏联阵营还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历史都证明了加缪的正确性。当一切仇恨化为云烟，加缪如今已成为法国文学中最受人喜爱的作家之一。”^①

加缪思想的可贵和深刻之处在于：他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由衷地赞美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从不盲目乐观。这种态度正是他在《反抗者》中所推崇的“地中海思想”的精髓。^②

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加缪始终坚持为人生而艺术。这个从阿尔及尔贫民区成长起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生关注的是世界上的苦难和对真理的探求，而不是自己作为作家的名利与虚荣。他一生追求的是真理本身，而不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的左翼或者右翼的意识形态，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

《加缪传》（1996年）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在20世纪50—60年代曾

① 让-路易·于：《一颗希腊的心灵》，《文学杂志》第453期，巴黎，2006年5月，第3页。

② 同上书。

经与萨特圈子里的人过从甚密，加缪当时是不受那个圈子的人欣赏的。后来，托德对加缪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潜心研究，出版了一部厚达855页的精彩传记。随着对加缪了解的逐步加深，托德最终变得很喜欢加缪，他意识到加缪“不仅仅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个诚实正直和勇敢的人。”^①

思想家阿兰·范基库特是列维纳斯的信徒，他于1987年出版的《思想的失败》一书曾经在欧美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范基库特对加缪的认识，也经历过一个与奥利维耶·托德相似的过程。年轻时的他无法真正理解《局外人》的内涵，读这本小说时感到的更多是“恼火”。觉得《鼠疫》“有说教味，文笔沉闷，但同时也非常感人”。后来他和奥利维耶·托德一样也逐渐开始懂得欣赏并喜欢加缪，“读《反抗者》时我发现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多年来范基库特一直在思考一些他认为正在受到威胁、应该全力捍卫的基本价值，而加缪的思想引起了 he 深深的共鸣与敬佩。

对于中国知识界和一般读者来说，阿尔贝·加缪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因为这个名字与著名的荒诞哲学和《西西弗的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局外人》、《鼠疫》等作品作为20世纪法国文学的经典，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陌生是因为我国知识界和一般读者对加缪的了解不仅非常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误区。例如，常常被认为是加缪主要思想的荒诞哲学其实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而已，他最重要的思想论著不是早期的《西西弗的神话》，而是1951年出版的《反抗者》；他真正重要的思想不是荒诞哲学，而是既拒绝上帝信仰又拒绝价值虚无主义的“人间信仰”和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成熟时期关于“反抗”和“地中海思想”的深刻论述。

另外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将加缪的思想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除了无神论这个共同的起点以外，加缪和萨特思想的指向以及终极目的都大相径庭。萨特从否定上帝的存在走向了否定一切先天永恒的价值原则，走向了价值虚无主义。在他看来，没有先于存在的本质可言，因此也没有先于存在的永恒价值，无论是上帝、人性还是永恒的善。“随着上帝

① 贝尔纳·弗戈尼耶：《重读加缪——与阿兰·范基库特和奥利维耶·托德的谈话》，载《文学杂志》第453期，巴黎，2006年5月，第30页。

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任何先天的价值都不复存在了”，人先于其本质而存在，然后在自由的行动选择中决定自己的本质和存在价值。

与萨特截然相反，加缪没有从否定上帝的存在走向彻底否定一切先天永恒的价值原则，对于价值虚无主义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种清醒的头脑是他身上最为可贵之处，也是他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高于许多职业哲学家的地方。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从有神论出发绝不能走向彻底否认一切先天的价值原则，因为，没有了永恒的价值原则就没有了任何的底线，这样的逻辑一旦贯彻到底，那么对生命权利的剥夺、对人的尊严的践踏都将是许可的，这恰恰就是20世纪40—50年代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实则盲目幼稚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所不愿正视的苏联社会的现实。

再如，无论对于加缪的生活、思想还是文学创作而言，阿尔及利亚都具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我国读者对于这个重要方面至今仍然非常陌生。加缪的师长兼朋友让·格勒尼耶曾经强调指出：“要谈论阿尔贝·加缪，也许首先应该提到阿尔及利亚，这不是要用他的故乡来‘解释’他，而是因为他性格中的一些特点只有通过阿尔及利亚才能得到理解。”^①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阿尔及利亚的语境根本就无法说明和理解加缪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由加缪的朋友、著名作家奥利维耶·托德撰写的《加缪传》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参见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这部厚达855页的传记包括了60页非常翔实的第一手史料征引，是加缪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将这部传记与赫伯特·劳特曼1978年出版的另一部《加缪传》配合阅读，读者对加缪的生平与创作将会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就文学创作而言，作为一个富于艺术独创性的作家，加缪的重要作品远不止《局外人》和《鼠疫》。要真切感受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风格，我们必

^① 让·格勒尼耶：《回忆阿尔贝·加缪》，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68年版，第168页。——引文译者为黄晞耘。

须阅读随笔集《反与正》、《婚礼集》和《夏天》；要深入了解他的思想和价值信仰，我们必须在阅读其哲学论著的同时参阅他的剧作《卡利古拉》、《误会》、《戒严》、《正义者》；要欣赏他在叙事艺术上的独创性和重要贡献，我们必须知道除了《局外人》和《鼠疫》以外，他的小说创作还有《幸福的死亡》、《堕落》、《流亡与王国》中的六个中篇小说（《不贞的女人》、《叛教者》、《来客》、《若纳斯》、《沉默的人们》、《生长的石头》），此外还有他生前未完成的长篇《第一人》。本书将首次对这些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在加缪写得最好的作品中，我们应该记住随笔集《反与正》、《婚礼集》和《夏天》；戏剧《卡利古拉》和《正义者》；小说《局外人》、《鼠疫》、《堕落》、《叛教者》、《来客》和遗作《第一人》。

本书的写作旨在着重讨论阿尔贝·加缪精神生命中最重要四个方面：第一，阿尔及利亚对加缪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第二，既拒绝上帝信仰又拒绝价值虚无主义的“人间信仰”；第三，关于“反抗”的思想和“地中海思想”；第四，加缪精神历程的艺术表达以及他在文学上的独特贡献。

本书中《反与正》、《婚礼集》、《夏天》、《卡利古拉》、《误会》、《戒严》、《正义者》、《幸福的死亡》、《反抗者》、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第1—25章，以及其他法文研究资料的中译文由黄晞耘翻译；《局外人》、《鼠疫》、《堕落》、《流亡与王国》、《第一人》的文字引用参考了郭宏安先生和顾方济、徐志仁、袁莉、周小珊等译者的译文，一些地方笔者根据法语原文略作了改动，特此说明。

加缪与阿尔及利亚

说到阿尔及利亚，……至少我可以断言它是
我真正的祖国。

——加缪：《没有往昔的城市简明指南》^①

阿尔及利亚是引领我们走进加缪心灵的一把钥匙。如果不知道北非那片土地对于他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懂得他的作品来源，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情感所系，他的思想和信仰指向。加缪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对贝尔古生活的回忆，他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又再次回到了阿尔及利亚。对于这位通常被视为法国作家的诺贝尔奖得主来说，阿尔及利亚不仅是他内心深处的创作源泉，而且更是他一生的情感所系。在加缪的心中，阿尔及利亚就意味着母亲和故乡，意味着他真正的祖国，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经历的痛苦煎熬，根源就在于这份刻骨铭心的情感。这位作家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直至29岁（1942年）才正式移居法国。他的思想中最重要的那些成分，他的艺术中最根本的那些因素，他的情感中最强烈深沉的那些牵挂与依恋，都与阿尔及利亚息息相关。

^① 阿尔贝·加缪：《没有往昔的城市简明指南》，载《婚礼集》、《夏天》合集，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131页。——引文译者为黄晔耘。

真正的祖国

一个作家功成名就的时刻，也许莫过于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获奖之时的阿尔贝·加缪却正在经历着心灵滴血的创痛。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辞说，加缪的作品“阐明了人类良心当今所面临的问题”，仿佛为了证明人类良心所面临问题的艰难性，现实中的作家加缪正在与一场严峻的精神危机搏斗。

1957年12月10日，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了诺贝尔文学奖。12日，他应邀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学生对话。在回答了关于电影、因道德或信仰原因拒服兵役、法国作家和新闻界的自由等问题之后，话题渐渐转到了当时正日益严峻的阿尔及利亚局势上。加缪在那里出生（1913年11月）并生活了27年，才于1940年3月移居到了祖辈生活的法国，而他的母亲、哥哥、舅舅和岳母全家人仍然居住在阿尔及尔。1954年11月，要求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简称“阿解阵”，下同）发动全面起义，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在加缪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询问在阿尔及尔大学是否存在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加缪承认，由于贫穷的原因，能够读得起大学的阿拉伯人要少于法国人。随后他表示愿意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个自称代表“阿解阵”的阿尔及利亚留学生走上加缪所

在的讲台，厉声指责他三年来没有为阿尔及利亚做过任何事情，然后情绪激动地发表了长篇讲话。由于他的吼叫和斥责打断了学生们与加缪的理性对话，在场的瑞典学生发出了嘘声。加缪脸色变得铁青，但尽量保持克制地阐述了自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看法：

一年零八个月以来我保持了沉默，这并不意味着我停止了行动。我曾经并且始终支持建立一个公正的阿尔及利亚，……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幸亏某些你所不知道的行动，你的一些同志今天才保全了性命。……我从来都谴责恐怖。我也要谴责那种例如在阿尔及尔大街上盲目进行的恐怖活动，也许某一天它们就会攻击到我的母亲或我的家人。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捍卫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我的母亲。^①

现场的听众中，没有谁比加缪的夫人弗朗西娜更懂得他这番话所包含的复杂心情和隐痛。有人注意到，在会谈结束走出学生公寓时，弗朗西娜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加缪作品的瑞典文翻译者比尤斯通当时也在场，他事后回忆，加缪对阿尔及利亚学生的那番话是想说，如果你理解的正义就是不顾后果、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那么我的母亲有可能在阿尔及尔坐上被人放置了炸弹的电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保卫母亲而不要这种恐怖主义的正义。

加缪这番话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是，自1954年10月31日深夜“阿解阵”发动起义开始，阿尔及尔的不少公共场所成为了爆炸目标，一些平民成为武装袭击的牺牲品，这种局势使得加缪非常担心一直生活在那里的年迈的母亲和其他亲人的安危（他的母亲两耳失聪，而且双腿行动不便），并促使他坚决反对有可能伤害无辜平民的武装行动。

然而，尽管加缪一直反对“阿解阵”的武装行动，但对阿尔及利亚的

^① 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96年版，第700页。——引文译者为黄晞耘。

感情使他在各种场合一直不懈地呼吁法国社会理解这些行动的原因，他本人则尽力救援因武装行动而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判刑的“阿解阵”成员。据当时的知情人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和热尔曼娜·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回忆，从1955年到1957年，加缪一共介入了150宗救援案件，他在斯德哥尔摩向那个阿尔及利亚学生所暗示的就是这些救援行动。他多次指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当时的法国总统孟代斯·法朗士和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而加缪1955年10月在《快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法国”。1956年3月12日，包括法共议员在内的法国众议院投票授予政府向阿尔及利亚大量增兵的特别权力，而1957年12月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回答学生提问时却表示，他尊重因道德或信仰原因拒服兵役的年轻人，呼吁给予他们以合法地位。

这一切在加缪的左翼政敌看来并不足够，因为，他始终不愿表示支持“阿解阵”的武装行动。于是就有了在斯德哥尔摩那个阿尔及利亚学生针对他的责难。而加缪的回答在法国《世界报》登出后，又被他的对手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成为攻击他的口实。支持“阿解阵”武装行动的法国左派声称，加缪把自己母亲一个人的生命看得比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更为重要。这样的歪曲和攻击无异于撕开了加缪心中的创伤，因为自战争爆发以后，他就不断受到来自左翼和右翼两个方面的责难。前者指责他没有积极支持穆斯林解放运动，后者攻击他没有捍卫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左翼代表着正义和历史理性（阿尔及利亚应该独立），右翼代表着国家利益（不维护国家利益就是不爱国）。对于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的左翼而言，选择历史理性是一件理所当然和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法国人而言，选择国家利益也是一件理所当然和非常简单的事情。两个阵营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指责加缪：这个生长在阿尔及尔、视阿拉伯人为自己的手足兄弟、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他们不懈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利的阿尔及利亚人；这个具有法国血统、法国国籍的法国人。

问题正是出在这里：加缪特殊的身世。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曾祖母克洛德和玛丽-苔莱丝·加缪以及曾外祖父母米盖尔和玛格丽塔·桑德